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粤西文載卷五十 五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胡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任應銑

欽定四庫全書

粤西文載卷五十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序

贈行

送右布政使吴公陞雲南左轄序　袁袠

今天下諸省荒遠者必曰雲貴廣西而廣西為最事更難治其大者如宗室曰蕃猺獞曰熾狼兵曰驕士伍曰耗山多而地少土瘠而民貧加之以瘴癘之炎蒸瀧

之湍險蠱毒虎豺蛇虺之不測是以仕者多巧避兹土其吏於兹者多不樂久居苟且歲月以覬遷擢鮮克盡心焉裒起廢承乏於兹一時藩臬諸公皆極天下之選凡有政令必集議廣思協恭和衷以求至當務釐宿獘俾可經久廣西之民嬉乎愉乎若得慈母而坐春臺也未幾右布政使南海吳公以材望擢雲南左轄藩臬諸公咸賦詩以贈而命裒為序夫仕以行道也道苟行雖荒遠何損道苟不行雖密勿何益故孔子欲居九夷不

以為陋我國家皇風遠被無思不服越裳來朝炎州即叙而況廣西固九服之隩區也奚荒遠之擇吳公益三年於茲矣其盡心猶一日也庶乎能行其道者歟公以甲科之英筮仕留曹參藩閫岱所至輒著聲績其在茲土凡財賦之出內軍伍之登耗徭役之贏縮政令之弛張因因革革盡心以謀之而動罔弗臧雖勢拘分窒不可直遂者亦必委曲以求濟公之才雖未盡用而道或庶乎其少行矣雲南之視廣西頗號樂土且事之難治

無如前所云者以吳公之才且盡心焉又何道之弗行哉褎也辱公之教頗久益有志於行其道而未能者敬書此以相質

贈廣西叅議陳公序　　汪　偉

廣右地盡西南其詩書文物之盛頡頏中州然溪峒幽眛阻險夷獠雜居往往憑恃其地弄兵竊發以毒齊民其來久矣故號稱難治間嘗考唐宋以來宦於其土而聲名暭然照耀史冊土人至肖像廟祀久而不忘者累

累有之迹其治行不曰為政清簡則曰政有惠愛益不鄙夷其民而撫之以禮故能感民心昭令譽於無窮也至於搏擊以為威俘戮以為功甚者草薙而禽獮之雖一時謂為能臣而得罪於斯民取譏於君子不少矣然則德化之於刑威鷹鸇之於鸞鳳相去豈特尋常間哉

南京祠部郎中天台陳君〔闕〕予知之有年矣不尚赫赫之名不為皦皦之行廉慎縝密舒徐退默望而知為君子遇事必反覆審度其可否而後行既行則亦莫能

迴馬郎曹稱賢今年夏有廣西參議之命士夫聞之咸曰宜哉葢知君之能以德化而不事刑威者也為鸞鳳而羞為鷹鸇者也嘗聞君之考了菴封公以耆德儒行重一時殆古之所謂鄉先生没而可祭於社者仲兄一崖亦知名為涇學諭至汝府長史作士有方傅王以義所去皆見思殆古所謂廩廩庶幾德行君子之遺風歟君自力於學而得於父兄家庭之教為多故其所養之厚隨所任使宜無弗勝者而況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

蛇固長厚豈弟之所宜而喜功生事者之不足以爲寄邪予將見廣右獠谿蜒硐之間歌詠服習而無愧於昔賢也瀕行其同寀諸賢以贈言請且曰故事也予雅知君而重諸賢之請於是乎書

贈梧州守張公序

李維楨

張冏思公之居南臺也國是方殽亂凡政可間人可適者無不直言極諫射隼高墉攖虎負嵎不遺餘力矣即天下所同聲尊信以爲名世無雙亦致責備賢者之義

未嘗少諱公疏出而士林傳誦之不獨當事理饒意氣即文詞固斐然也其按畿内諸郡吏之不飭簠簋盜跖居民間者戢而不敢肆比及三年政成而主爵推擇為梧州守再疏報可衆皆錯愕侍御史衣繡持斧巡守一方儼若至尊即守亦手板庭下趨諾耳而顧使侍御史為之乎此世俗媚輿竈語君子所不道也古郡守禮樂刑政士馬錢穀一切得專制自辟名官屬今雖不專制而無所不營綜上為兩臺監司必取裁於守下為州縣

長吏必歸命於守郡有一賢守而上下蒙成夫以任寄論守胡可輕授也國家拓五嶺分兩廣而以大臣擁重兵鎮之治梧州綰轂要害為三楚七閩輔車脣齒近年東粤遭島寇制府往來肇慶廣州而梧州若以守留後梧州安則兩廣安兩廣安則七閩三楚安夫以形制論梧州梧州守胡可輕授也上久不視朝君門萬里言者或犯所忌則為嚴譴或空曹而驅除以懼之直臣卒不以其故不言言不勝譴則為若不聞以愧之雖深宮稱

朕而忠佞是非鑒别不爽公封事後先數十無一違拂簡在深矣夷入犯東粤邊州赫然震怒黜制府為編戶更置諸文武吏上以公言事深切著明可見行事梧州重地非公不可守用公意良厚於何徵之故事臺省臣內入為卿寺外出為監司郡守甲乙差有間矣而五六年中臺省為卿寺監司者歲不乏人除郡守則屢見公是寧無故初留公以重言路故不即許繼用公以重郡守以重梧州以重兩廣故不竟格為公計者精白一心

展布四體奉揚德意之不遑而何乃以俗論纎介於懷邪不倿于公無素有母弟為蕭令不獲其上覆没深文之口公特移書當道分明之每懷古人如實出已之感未有以報也而㑹公同臺徵言贈公因具道不宜菲薄梧州守之大指如此竊又有感焉守令親民而令為最守與令亦最親令之賢不肖守耳而目之較監司兩臺最真張公為令以治行高第拜侍御史其於守令相與相成之道至稔熟也察不令弟蕭令於衆惡中而拔拭

之言舉斯心開誠布公詢事考言以民之視聽為視聽以民之好惡為好惡愛憎毀譽不奸其間使諸縣令賢者進不肖者退彔遠能邇異時下璽書賜黃金良哉二千石選諸所表以次陟公卿如漢元康詔令必張公其人也同臺以不佞言為公祝輒於郊公皁蓋朱轓駕五馬而東望之翩翩欲仙矣

送王員外新甫視廣西學政序　　王世貞

新甫拜刑部主事時最少乃日夜奉三尺讀之精心為

讞尚書心已重新甫俾閲部章奏奏事即疑且屬重者捩勢者冗弗竟者輒問王主事云何具以對尚書得新甫對未嘗不為起稱善也已稍遷員外郎故事遷者引出就新職廼新甫自若益尚書倚之左右手也予私心才新甫少年老於吏若是他日從同舍郎見其文文所繇大抵遷固而時時飭以已意高渺宏肆操縱離合不獨其語得之夫新甫嚮以為老於吏也又老於文昔者夫子没微言眇申韓之徒務於切名實其所著孤憤說

難諸篇極人巧奪天致摩揣幻變百出而不亂以文發吏術亦甚難哉工此而吏者緣法近刻工此而文者緣吏近事而遠道君子病之新甫兼習儷至稱能法與儒家言其道術足發也其於吏術道足裁也夫新甫者殆所謂工於吏與文之外者也今年春新甫乃自員外郎擢按察僉事視廣西學於是尚書不得復借新甫諸與厚善者謂新甫去法吏當黜陟文事幸甚廣故百粤地也其西距中國萬里而遙自子鄉之薦紳先生莅兹職

者俱為予言地多山荒僻箐瘴士故不甚解曉文義至或挾提學索題題必有所素習不則大噪遁去稍與語史學及他子書駭其名為欺我葢其時云爾今聖天子敦道化修仁教溥海之内疏逖不閉阻深暗昧得耀乎光明椎編而魋結者咸襲冠帶舌洗鴃而勉為文其穎稱名儒取甲第服官盭譽彬彬然與中土埒焉詎如昔所云新甫其亦示之道乎昔子厚為柳刺史柳隷屬廣西子厚又故稱賢能文也當時不聞所與進者何所煥

然而易覯者何豈刺史兼錢穀獄案牘之專職歟抑其以謫斥不自振哉子厚不聞道文刻削好近名亦申韓者流宜其與進煥然而易覯者少也新甫毋以子厚稱固有不為子厚者勉之哉

送汞履善郎中審録廣西序

廣以西故桂林諸郡地先時君長以百數其治人人意行法亡論重輕云最後稍服屬中國然遠者取羈縻而已所治即重於司敗亡當即當司敗辟或取一言醳之

而其民亦人人好行意不復問法何物至攘禦仇殺時
習見桴鼓顧大要乃在椎朴少别生死已爾非故挾詐
奸文法陽畏而隂甘之也明興高皇帝使廖將軍下蒼
梧令為弁髻履跣訓侏𠌯使從經生言廓培底於列聖
雖田畯游女咸思慕禮讓則於道而甚或頑怙弗喻者
微以法整一之於是法奕然著蠻中亡大異内地嗚呼
休哉今天子緣先帝好生德五載輒興思諭於秋官大
司寇若曰外郡國守相得亡愛精刻名益情而企罪乎

民得亡蠢愚觸於網乎得亡疑似迹可入乎夫耳目之不逮而任之一牘至或盡數命何易也大司寇以期請遣使按洗諸道獄而又復緣推上旨劑使所宜遣曰内地獄繁簡殊其狀類也又勢或得達上至荒服千萬里外吏間意行之如昔所謂雖欲上達其勢亡由也固必得明練忠厚析於變而周於志者往廼議袁子之廣西袁子初筮主事年甚少數更起大獄佐其長剖析平亭咸頌不冤三載論囚還進郎中曹有異獄號枉而或多

所羣畏再更案弗究獨一二語出之衆欣然謂袁子當
稱是亡愧袁子亦欣然意得也退揖予曰不穀茲知逭
於戾哉日淮陽之役奉上命以冬月待報論尤著者固
不敢淫逞其志猶致死也乃今致生之夫愛袁子者不
以殊遠及瘴癘乎予陸行數月踰嶺其箐棘蒙翳重累
罔阜若斷若窮迹其幽而纖荄介草出於刈迹燒痕者
生意固油然具也山之氓烏言而腥食蓬行而阱陷甚
憫惻焉為吏所漁織罪犯文款而飾怨者梏拲圜土中

咸加額望天子使一鳴訴其抑子務得情尚寛大哉俾頌明德加遠人際造化所及永永無間則子之行和風噓而甘雨沐也瘴將無自披乎袁子拜曰命之矣

贈元洲張公總督兩粤序　　茅坤

元洲張公由尚書郎出典郡翺翔藩臬已而廵陜右所至以廉節强幹聞及入為列卿未幾按節出督淮漕頃之復移督兩粤兩粤者南接交州東盡海北際長沙西包桂林緣象郡所控州郡長吏及夷酋以下盖方萬里

也當是時公以名才臨鎮或謂粵以東潮惠之間頻年多山海盜殺略吏民粵以西則古田之没舊矣當並藉公威望以虔彼疆土予同年友凡若干人共携樽罍祖之浙水上公以予故從吏於粵稍稍有聲或及詳為擘畫而指次之者也數盼予予為公起借筯畫地言曰古田者枕省而穴然已六十年於茲譬則支頸之癭也其疾已痼其治非砭石不解其法似當緩潮惠者故所綰冠帶之州而四三年來特刼於鼪鼯之嘯聚而蔓延四

出者也譬則腸胃之癰也其患方劇其治特導之而已其法為最亟予竊謂粵以東當擇將帥矢石之士以為形聲且下教約法與衆更始首之以翦渠魁次之以携黨與又次之以散脅從而綱紀州郡廣恩澤播威信務為勞來安定而吐哺之醫家所稱蕩之以汗下之劑而佐之參苓是也若粵以西則不特古田也南為八寨斷藤峽東為荔浦永安以塹府江一帶大略並懸崖棧壑深林密箐以為固者也其中則饒膏腴之田竹木砂蠟

鳥獸羽革之材韓襄毅公所芟刈羣盜以來大者方七
八百里小者二三百里人烟曠稀部署不設倘㰐東蘭
那地諸蠻酋令得以且屯且戍而羈縻之因之以割州
邑長子孫於其中則他日歲可罷戍兵之半而其地固
可籍狼而羊也此則以夷治夷醫家所稱翦之剔之鑽
之鑿之是也語不云乎哉為鷙擊或為兔雉其識深其
器達公令之武庫也以之襟帶百粤固當如莊生所云
庖丁一朝解九牛大者髖髀小者毛革而銛鍔不以試

者公顧衆而曰唯唯遂書之

送方暉山先生出守南寧序　許穀

予嘗讀漢宣帝之言有曰太守吏民之本與我共理其惟良二千石乎至唐昌黎氏又曰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吉哉其言是不可以恒品視之也今觀西京龔黃諸君美政芳聲光昭史牒良不在丙魏之下延及後代張酺以近臣出為太守鮑昱以郡守入為三公表裏遞遷若有軒輕不知道在安國意主庇民即外補非輕内遷

非驟矣昔人之見淵哉近世仕者以親民為俗吏視牢
藩為常秩即典一州徒擁茅土瓜期將半優游待遷閭
閻利病絕口不問國家將何賴焉有能舉循良之政巧
宦者且詆其迂矣然則民困不蘇國本日蹙當事者能
不執其咎乎新安𣈶山方公以制科高等出入兩京戶
曹議論本道法絕無俗情臨政務公平卓有古韻𧯦愷
悌寬簡宜民之君子也頃來駐節留京適余跧伏已久
每停旆青溪極談當世數及守令未嘗不慨然想古循

吏之為人余曰公出守近矣今古將奚由公曰何余曰由古則民可康以之獵譽致身則踈由今則宦易顯以之保民畜衆則悖公笑曰奉職循理願守前訓吾不知其他余曰公真古人哉亡何大覲方畢諸杜悉汰天子亟求康阜乃命銓司慎簡京臣賢者出守四方俾振吏治於是公得廣西之南寧余曰公今被命矣幸毋忘青溪之談公曰敢不如約君試觀之既而筮日將行或有問於余曰南寧外逼交阯内接溪峒人性輕悍盜賊時

有公温良長者此何以居余曰王風汾穆夷方遵軌令非昔較矣矧南寧在嶺表極稱善郡民寔易化以公忠信篤敬何往不宜此行撫御有方經理得所民且將歌叔度之來暮紀何武之去思矣何難之有且而獨不知公濟變之才乎在中州折逆藩方張之勢人以為有汲黯之風其在北平禦黠寇突來之患人以為有李牧之略以此安内攘外賛化宣猷厥用甚裕矧千里坐治順流休息豈非公之易易者哉指日璽書褒奬洊登公輔

如昔賢故事耳且諦觀其化裁乃知余言之不妄也或者唯唯而退余辱公愛瀕行不能無言俄而白嶼金君復以同鄉諸君子之意來托致詞遂次第蕪言為贈

送膳部沈子擢廣西僉憲序　　黄姬水

嘉靖三十有五載歳在執徐士雅山人鴻竄遐陟滯於秣城鈎玄沈子以奏最復拜禮曹尚書郎病舍於徐氏西園園多水石禽卉之趣招山人晨夕游詠其中將請告焉草疏在袖而廣西僉憲之命下矣命新下例弗敢

請迺與病戒行山人送之都門之外沈子慼然謂山人曰事君者有獻身之義焉病而弗事其事者病以身其罪小事其事而曠若職者病以心其罪大吾寧病而弗事其事無寧事其事而病也桂林象郡古百粤地也雖熙洽漸被可稱善國而兜離椎髻之餘俗在焉士其謗乎民其獷乎余司在風紀職在化導方病余身余懼余之病余心也子盍語諸山人曰嘻藿食鄙夫潛伏幽介久矣安知經國之事乎竊有聞焉太上以德禮教民民

有格心衰世以政刑教民民有遯心故禮者天地之經也民之行也帝王宰物之大柄也禮者履也君子得之以成德禮者律也小人得之以防淫子以禮官而教奭俗明天子有深意焉子行矣子欲淑爾士廸爾民舍禮奚適哉沈子曰唯唯否否吾聞以身教者從古之訓也余身未率禮奚以教人為子言誣哉子盍語諸山人曰孝弟者禮之樞也故記禮者曰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而孟軻氏以節文乎孝弟為禮之實孝弟立而禮

行乎閭矣沈子六齡失恃事厥考似葵君及今程母太安人愉婉承志鞭撻靡怨卒立身揚名以顯其親史王公維楨曰沈子閔損王祥之徒也友愛諸兄弟惇至急難禦侮不失其性及舉進士悉推所有田四百餘畝贍其兩弟及兄之二子所存僅以供墓祭自甘澹泊而不悔史歐陽公衢曰沈子晏子范公之徒也沈子孝弟之行可稱述如此則禮沈子身有之矣奚教弗從淑爾士廸爾民聲明兒離而冠帶椎髻在沈子之身於是沈子

渙然汗躩然起曰敢不奉子之言以藥吾身吾病且已矣遂書以贈其行

送袁憲副之粵西序　　何喬遠

曩河西不靖酒泉張掖間為寇巢穴天子赫然命元戎總巨帥往視師又命在朝卿執之臣閱其軍稍稍上首鹵百餘數比滇之邊緬甸擁衆犯我四屬夷三宣慰寒我輔車諸撫鎮之臣有舐糠之憂兵家之變不可遥制文吏無事而掉其舌武夫當急而縮其手捕寇若啓釁

奏捷似攘功疆埸之臣居相戒也雖有博達疏通沉鷙之士亦且旦夕相蒙幾無故一朝有急飛羽馳傳上警乘輿今有賁育之强防風長狄之廣大蟣蝨齚其股蚊蝱嚼其指曾不得枕卧與其臨事調兵馬運芻粟薄伐懲創而後獻俘告廟勒山表海孰若擇賢帥蚤填之令夫西粤之地蠻獠錯雜瘴癘流被沿府江上下其山牙排戟列其水箭激雷鳴挽舟逆流若登於天苗夷率出恣剽掠急則竄匿箐棘中往往蓄毒火縋巨石窩伏機

弓中壓人緩則復為寇往雖嘗一勦洗之是鳥舉獸駭散則復聚斯亦蟣蝨蚊蝱之患也天子以公備兵府江固將命公朗闢政教設度機宜為國家圖不聞不見之功令輦轂之下惟緹騎最横稱禁兵從執金吾徼巡逐捕寇賊姦宄而彼因以為姦利受賕曲法批根搤吭莫之禁禦自公為尚書刑部郎中梏其人而緹騎之士肅然無敢以巧詆亂由公之令行禁止其遠且小者終無難焉也公外沉毅而内恬澹居曹無事則扃戸讀書無

所不覩同公登進士者為左右侍郎据堂上公旦日升堂拱揖出取牘持之詣几前待署判或時燕見左右侍郎至盤辟不能禮而公之心二十四年如處女夫非恬澹樂道之效也歟哉朝廷用人介胄名譽寬急有宜如公仁勇兼蓄可急可寬是宜持節鉞以往鎮壓西粤人公為國家圖西粤功且不聞不見毋寧玆即北闕可也

送郡侯桂南李公歸南寧序　張萱

夫今之士若李先生者豈不誠難乎哉先生西粤人自

少束髮對公車輒崛起西粤以循吏高第入諸曹為郎佐大司農事以王父憂復補司農郎大司農無不人人稱李郎萬里才也故有惠州之命時某太夫人春秋高先生不得以家養遂奉太夫人東之惠州居二年不佞始受命從楚來不佞無能為役幸得佐李先生下風則私心竊慕之先生亦習知不佞時時為道太夫人事云太夫人雖八十乎尚健步而先生青鬒子專城萬里諸膝下無不得為太夫人懽者忽一日太夫人憮然謂孺

子無以妾為念妾之木拱矣妾將西乃携諸孫歸時先
生輒計與太夫人俱而屬有大政不得請先生於是日
夜悲號廢寢食者久之遂以病聞時不佞以簒之博羅
先生亟馳召謂不穀去矣方寸已亂願乞骸骨避賢者
路且聖天子不一臣某太夫人僅一子幸為不穀謝諸
長者不穀去矣不佞即進問病狀與所以去而先生則
終不欲言病狀與所以去也諸童僕業已束圖書心揺
揺如懸旌矣於是國中諸父老子弟與吏若胥攀門泣

願少緩須臾而如弗聞也者諸邑長佐䢴布堂下弗忍別而如弗聞也者一時監司臺部諸長者交檄馳國中以留李大夫而如弗聞也者嗟夫先生豈不誠難哉夫君臣之義道不合去言不聽去不得其官去年及去疾去先生誠非疾矣一出而為循吏為賢曹郎為良二千石而道合而計行而官稱者也况當艾服政竟以某太夫人之養而棄二千石如脫屣豈不誠難者哉然不佞則竊有幸焉古有天子用才而不使餘者莫如周士為

人主用而不有餘者亦莫如周故七十始致事又曰耆指使葢誘之畢命而後已時雖孝子不得有其父母及其衰經營四方之士有慕乎偃息在牀者不敢歸且以嘉我未老為解葢至於不遑將母之詩益可閔已明興不為一切以盡士用士亦因緣獲徇其私疾有告親老有養故士重君則與進重親則與退令先生歸奉夫人日三商起問夫人美寢諸孫報未臼無恙即牽黄犬上羅秀崑崙諸山以甘毳供夫人餘年而先生亦自謂雖

加一日可也視周時諸人士賦祈父者得先生不恍然自失邪先生其亦幸而仕於明者也或者曰不然也夫士何常之有急在親則親重急在君則君重明興以周道致治求賢如渴宵旰之上惟恐士弗竟用而與我共此者又在良二千石藉令令士皆李先生則令日去一二千石明日去一二千石謂國家何方令南北時有緩急正王事靡盬之秋一旦念舊臣求忠於孝令縣官下尺一問李先生漢王尊事則某太夫人亦不得而有矣

先生幸毋謂天子不一臣夫人僅一子也

蒼梧雲影序

王穉登

黯然而銷魂者别也颯然而變物者秋也忻萃而痛睽者情也述衷而忬悰者詩也逥若重耳離秦世子獨傷夫渭水子卿還漢都尉慷慨於河梁豈非日月斂照風雲動色者哉博士先生西粤英靈桂城瓌異羣季競秀既稱荀龍三俊同聲亦云薛鳳先生玉德内朗金聲外亮白眉稱最於五馬春草標賢於三謝周郎之醇易醉

叔度之陂莫測關尹不逢識紫氣以何人司空難遇劉
龍泉而無計七載浮沉一官遠調扳仙舟而莫逮渡桂
水以遐征海日團團朝懸苜蓿之盤客星奕奕夜犯桄
榔之野於是車馬在門離觴初引賦詩惜別傷如之何
大夫能賦咸推繡虎之才小子何知敢效雕蟲之技勉
撰斯文系之篇首題曰蒼梧雲影嗚呼王維渭邑指柳
色以贈言何遜揚州覩梅花而興感命彼芳名庶同斯
義云耳

送鄭龍岡先生之任永寧州守序　余寅

隆慶庚午古田平朝廷重古田不可卒化於是改縣為州為今名置守尊異之守闕於是以龍岡先生往先生倅吾寧其聽決如電其操潔如水世世之所謂有才具吏也其可以宅先生所何限而竟得是官於是不肖寅詫而謁吾郡公郡公曰何詫也曩古田未平難在平既平難在守耳古田者兩江之巢窟而廣右之奥區也古田輯諸郡舉輯古田騷諸郡舉騷廟堂藉一州守庶幾慎

固一省意可知乎顧若不願往於是寅又詫而謁吾郡理公曰先生之不往也何郡理公曰以太夫人為解先生之以太夫人為解也得非恐貽太夫人一旦之憂邪雖然吾必以為無庸當黄門公抗䟽至再三廷杖亦至再三雷霆摧擊無不糜滅太夫人且甘而不為一旦憂庸知兹往遂有一旦之事而必貽太夫人憂邪丈夫一身耳業已許國安能復念其私太夫人苟願先生之念之也先生官吾寧頗號樂土不願就先生養而甘與其

婦若孫于千而窶處若忘先生不謂偶然得遠惡地而
曰以太夫人為解也且先生倅吾寧幾三年無一點於
官箴此特仕者之常耳未足以列於不朽之林也徼倖
往而拊循諸蠻諸蠻回面内向遂成寧宇大則廟食報
稱罔極小則鐫石傳於世世凡今之人誰能免於一旦
如是而一旦固先生之千秋也假也黄門公而在有以
此州當黄門公黄門公必毅然往如寅所謂千秋指假
也有以寅之語語太夫人太夫人必慨然泣下瞿然起

立大賞寅所謂千秋指故太夫人無庸解也郡理公曰
然則其往之也宜奈何寅又應之曰諸夷亦人耳顧諸
君不解人之說也率用奇鬼相視倏而為眩厥狀無算
倏而為祟厥狀無算是以斤斤者處之故遂猜之靡靡
者處之故遂懾之霍霍者處之故遂激之此何異駭獸
而搏之先是縣治寄郡城去其民一百五十里而遥是
棄其民於諸夷也平日閡格不習其民民想望上官如
想望天帝不可覩見遂使諸夷敢於魚肉吾民謂其守

不必知知不必恤也而其禍遂蔓引至今吾願先生單
車往止携蒼頭一二人往而葺州治還歸本疆釋銜轡
決藩籬竭其情而與諸夷與其大吏約毋文法苛我毋
用常課短長我與其同官約劾飭滌滌咸慎大貞毋或
俾諸夷竊笑我與其土目約謹治爾生我則生生不善
爾生戕我嘉生我則有大降告示以悃愊寛以浩蕩洞
中廓表如日月無隱於諸夷諸夷無不人人仰首閭巷
鼓舞承叙幾可必集古治夷多能臣或力得之或撫得

之其軌非一令國家威力既芟薙之矣則其急宜莫有加於真信雖神乎猶聽於誠雖騋牝乎猶聽於塞淵如是五年七年諸夷有不以先生為慈父母為神明主寅誠誕人不敢復稱弟子永辱門下此之為贊先生千秋之業也抑何如郡理公大然之遂次其語贈先生往而以質於郡公郡公曰果然廟堂藉重鄭先生不虛矣

賀少司馬胡公祖擢總督兩廣序　鮑應鰲

今天子履元御極垂意封疆思簡名碩重臣俾肅憲度

固王畧而兩粤以督臣請天子若曰惟予冲人嗣大歴服東西二廣逖遠其遴忠猷肆文武事者往而我應天巡撫胡公實首廷推以都御史拜兵部右侍郎領其職命既下中外咸知朝廷所以計安疆寓整飭邊陲意綦重而南國士民在都下者爭言南國不可無公陪京數千里内郡縣棊布星列其在三吴則地沃而民汰俗譸張喜亂間者不數月而一逞於淞再逞於崑錢鎛銍艾之塲幾化為甲楯戈鋋之地頼公來綏集以有寧宇民

讋服無譁江介上游之間其地多劇寇民心隱隱揺動公申飭憲令董治有法年來嚴譙無警而所在晏然夫孰非公之風猷勞烈有以綏靖之而公之為政僅期月而已藉令得公在事久則所為我南國瀋滌蕩沃濯痍煦寒其福利何可勝言而兩粤絶夷裔之交反得以懾公聲靈浴公玄澤將徼外顧重於畿内歟予謂不然譬之公田之雨内者固冀其優渥外者亦望以沾濡豈以股肱重地天子不欲令公久此為我畿甸龕暴字甿而

南顧蒼梧百粤之區絶嶠重溟卉裳罽衣鳥言獸竄之
屬叛服不常不得才望大臣總持操攝一旦控制失宜
詎能必猺獞蜑蠻銜勇韜力以無逆我顏行萬一有之
其騷費亦且移之内地近事不可鑒乎東略搆禍天下
騷然而南國為財賦之藪其虛耗當更異他省廟堂之
上籌此亦至熟矣而吾郡大夫周公以新安在南國中
雖稱僻遠然藉覆露如在公几席之前以書幣來徵言
賀公其所以誦服公甚備某不能洋纚縱辭而約略大

指所稱公之政其神明警徹使巧吏僨帥不得借事依托飾端末以欺鋮芒其潔廉肅括使墨綬貪弁不得侵漁罔利借因緣以逃法網其創思遠圖寧前若後治使梟鴟不得岸幘而咏鶴列不得踞氷而游蓋公之糾察威懷宣猷奮武者諸嫩懿不可縷數而大端不越於此某為之首頷曰旨哉明使君之言其所以誦公者正南國士民之所以不能釋公者也今天子之所以簡公於兩粵者正公之所以為天子治南國者也方宇之内廣

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而其謁所欲而來拂所欲而往則凡有血氣莫不皆然即先王之致武也亦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云耳豈今炎徼之醜獨非血氣之倫必待鋒蝟斧螗而不可以約束整齊終於深昧負固不狎詁言不顧誅夷而已葢嘗歷考當時壯猷之老石畫之英其聲討勲伐詎不鏗鍧炳耀盪人耳目而要其始禍者皆由不諳夷情不暢治理或利其犀象珠璣或違其情欲好惡以至於此則公今日所以治兩粤之道亦

可知矣往者朝士紛拏人情譎詭公謂謂瑣闥中竟以忤時趨出歴外藩而聲實愈重輿論為公不平不旋踵而晉陟納言秉鉞開府屹然以身繫南國之重天下之人情物望愈益歸公不待報政而膺督府新命以示不階尋常尺寸賜兩粤之履總文武之揆明主所以待殊才碩望者則然其揆公深矣寧望公以喜功慕大揚威絶域之表為第往而練軍實以明武儲經費以待匱守疆界以示防一切明德圉姦昭公威私則兩粤可以永

永無事然而皆公緒餘也觀公治南國如此而所以治
兩粤之道又可知矣葢兩粤今雖號無事而事事之道
固在今日所為事事者何也即所稱公之神明警徹潔
廉肅括而創思遠圖者也先後督兩粤之名臣固非乏
而無如王忠肅韓襄毅劉忠宣王文成為最著豈四公
功名皆以兩粤顯葢有先於督兩粤者所以能督兩粤
而功名獨赫也況忠宣固公鄉先哲也芳烈具在公之
顯庸懿爍詎不可遠與比隆今冢宰周公又公鄉袞也

而又由督兩粤進而宰天下新猷具在今以公踵其後豈非知公有不讓前修者乎即南國士民不能舍然吾又譬之霖雨天下不崇朝而暨四海無地弗究何論内外遠邇我南國竟在公宇下矣請書以俟

賀凝齋劉公總制兩廣序　　鄧以讚

凝齋劉公之監江右也按功令而輕重布之惟是三司大夫具得展采錯事不茍為希合而疆内以安盎八月於兹迺天子注意廣東西尋移公總督以去諸大夫不

能釋謂不佞雅素屬贈言焉予何能辭予嘗與公論養生矣非其軀殼之謂也夫性所謂真生也故務就六骸而直證其體若顔之為仁孟之立命而辟穀長視不與焉故曰非其軀殼之謂也葢去予五年而來撫茲土予選奐即有聞徒然似合似離而公性日以定今其為政也振之刷之不落氣魄經之理之不涉擬議超然繁柯之盡脱矣予故以清閒造請乃公目擊而謂予幾也與我微言予應之當其解則以為果幾也期以朝夕共學

迺尋有新命無論諸大夫即予能無介然乎雖然兩廣
茲安矣予嘗數問土人而詳其事夫蠻夷故貿易土中
非必為盜惟是齊民多没而煽誘之其延遂蔓𦽳昔有
司之綱常踈矣謂是絶遠非人所樂往故寛然不飾簠
簋浚民以生至使不堪誅擾而剪為逋逃非必自棄也
大府不暇察其原以為縱之不武曰我姑剪滅此而後
食比論首功良民强半往往即事縲致之是民再毒而
夷再玩也夫豈不揶揄我為故朝飲至而夕告警一督

府去曰既熄一督府來曰方熾將何時已邪予嘗私計以為得廉靖一人而好鎮撫之使諸司效焉人人廉隅如吳隱之安集如龔遂則庶乎其可也然以語人則見以為迂濶而遠事乃予進而叩公公曰予不為功利也而已矣嗟夫何相契也斯所謂一人邪公超脫自邁壁立千仞若喬嶽鈎深析微迎機而解若利刃善必先知不善必先知若照裏誠秉忠不擇事而敢當若任即予迂公豈迂者哉予固虞公下車其召諸司而訓以令德

威貪黷以刑檄諸夷而諭以禍福使歸命也此公之心也藉令不得已而有事原野無亦惟是渠魁是求無令縱於荼毒足以靖封疆而已抑豈肯殺一不辜而虛張自右以重民艱雖然公之靈嘗著閩越諸夷業畏恐倘招徠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昔尉佗稱王漢以單辭報罷近王文成安諭思田頑民稽首皆已事可覩法言曰不疑人者人亦不疑也不傷物者物亦不傷也故古之至人鬼神可通金石可貫虎兕可狎禽鳥可窺葢無所不

同無所不化嗚呼非通夫向之所謂養生也孰與於斯
今也亦嘗以一二效古人之為然機智中存神生不定
即愚民得而窺之至於不効則誣載籍所稱以為實無
是事是以意而論性也惡所謂通說哉公行矣予深惟
今天下之故可慮甚夥不在百粤體國如公肯使久處
遐方哉行矣善自愛於是諸大夫聞之喜以為廼令知
公之養生達於政也予作而曰然無妄不真斯以為養
也予嘗不解夫老子之為言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

苴以治天下國家猶二之也公以予言為然乎且以請

贈何學閔郡丞還鬱林序　郭子章

余始來潮是時同寅諸君郡丞大夫鬱林何君敢復別駕予邑康君夢禹司李棠自王君國賓已而楚梅君鶩梁君義卿延平鄭君奇瑔後先至盍相與周旋鳳城鱷溪間共六人不三年而康梅王三君解組去今何君復去歸鬱林嗟乎是何宦潮者之多隱也予能不於邑哉或問之曰儒者時則動不時則静是以古之士有意而

未可陽也沈抑以辟罰淨嘿以謀免何君辟時與嶺以
外多濕疫短狐為菑飛鱷為厲韓子所謂漲海連天毒
霧竟日何君薄之與地負山阻海民悍黠喜鬬何君固
弗程督之難教化與煮海鑄山鐵鹽甲十州俗富侈而
何君好修潔與汙避嫌而遠利與不然臺臣監司閫於
其為人與予應之曰天地變化草木蕃何君誠審時者
潮風氣開爽瘴癘銷歇非貞元比干戈隱遁詩書盈城
野鄒魯如故非嘉隆間比仲尼不淄於涅夷齊不易貪

泉葢自何君倅潮上之人慰薦而奬賞之者歲不虛牘無不曰廉介貞誠云或曰如君言則何君何以去嗟乎何君惡能不去不去何以為何君何君之去非其才之罪也非君相之闇監司之蔽不引手也非山川之阻民萌之鄙俗尚之薄不可州處也難言哉難言哉葢所以中之者悠悠而聽之者汶汶也而君質直無沈心口吶吶不出聲而無佞詞無沈心則不隄人之中而不佞則無以廻人之聽何君即欲一日安於潮得乎君欲去久

矣而不即去其先大夫封誥滯於燕不果來君遲之年餘使者自燕負二軸至君喜而俶裝曰是足歸而奏之先人墓下矣予與二三僚友勉留之何君曰何某數奇無能脂韋世路今之歸矣即家徒四壁立氷井春草足甘食飲火山夜光足洞肝肺鐵城鐵門据而楗之吾室也勾漏稚川金石道士招而狎之吾儕也晉之而陳氏之春秋柳州之詞賦可味也又晉之而張敬夫呂成公之問學可尋也皆吾越西之所有而鬱林之足樂者彼

中者與聽中者趣吾歸以還吾樂吾益友也如或人言吾且坐馳惡得歸而行樂乎子章曰達哉何君君昔病病在牀第哦詩别妻子朋輩無幾微不堪狀夫細死生則薄去就此之謂縣解於是抗手韓江而别已乃次第其語為序遺何君且以解或人之疑

贈光禄勲劉老師擢御史中丞巡撫西粵序

蘇 濬

周官庖人掌饔籩人掌實醢人掌豆漢魏而後以光禄

勲攝之大都察陰陽辨燥濕為天子調養玄牝不滑其精而已夫臣之愛君豈膚革色澤之為報哉九重高扃俛視黔首步武若不相及乃其甘苦酸辛精神命脉通而為一故調和四方者所以調和人主也倘馭弛其柄若以水濟水民於是乎豪侈駔儈紛馳如騖不然又一切任武健以亟疾相高民於是乎凋於荼桎淪為髑髏即主上安所愉快焉吾師劉先生為光禄勲既調劑聖躬令天倪純固矣兹擢御史中丞巡撫西粤將俾調和

四方無少壅閼所望於先生者不亦鉅邪蘇濬曰濬游
先生之門讀侍御奏疏則歎先生之烈云當先生按雲
中上谷時北敵不勝𧿹犢之愛叩關欵謁請世世比屬
國當事者議關市不絶以中其心而驃騎健卒幸一時
無事養安自快先生獨慮之也謂撫與賄相近我以利
豢敵而敵以重貲要我我啗敵以休息而敵愚我以宴
安豺狼難厭酖毒可懼呼韓可受結贊可虞也縷縷千
言章凡九上議者見謂與督臣相左而不知藉是以飭

邊吏伐敵謀督臣得安然受魏絳之利者先生之力居多云今雲中上谷間士偃於壘馬息於槽吏無亡鏃之費烏無焚巢之菑沿邊赤子臥鼓而嬉者十餘年即有長平冠軍之才無所用之而西南諸夷肆為不靖撲之而愈熾隄之而愈決天下之患不在北而在南矣夫以雲中之桀黠上谷之鷙悍而畏先生片語甚於十萬師且折矢相戒莫敢渝盟蠢茲猺夷何足煩尺箠哉濬聞夷非北敵比也編籬而處力田而食其嗜好與吾民不

甚相遠第無以擾之彼且深箐之伏黝谷之藏猿鼯嘯
而狐狸嗥已矣彼且悍然執兵敢行稱亂者皆中國之
桀亡命而入於夷者也夷弱則嚇以漢法而陰沒其貲
夷强則奸闌出入而與之為媾始則為羣酋耳目而陰
嗾之終則握其兵權而役使之中行翁侯此為戎首不
特西北然矣竊謂馭西北者在良將馭西南者在良有
司宋乾道間范成大制置廣西以恩信結諸夷猺人受
約束願比於編戶尚安事兵今之兵威不為不振矣邇

者古田之役上首功者萬計柳州十寨之役上首功者又萬計彼桀黠巨魁馘者馘竄者竄其僅存喘息者不過蚩蚩之黨與鳥奔獸駭之餘耳積勝之後易為威困踣之餘易為德茲其施德之時哉誠擇良有司治之乘其大創與以自新吾固藩籬毋闌而入吾詰奸慝毋闌而出俾桑土之戒不疎於未雨芟夷之慘不及於無知陰陽調劑太和旁浹即遨遊堯舜之山吹蘆笙而歌可矣

送金全州歸新安序

陳懿典

嶺西在前代為邊徼絶遠之地長沙零陵間高賢如張九齡陳堯叟余靖之倫時有宦遊之迹而不多見則其風猶窳陋未免以遐心界之也入我朝人文蔚奕尤盛於全家絃戸誦至比鄒魯而縉紳先生捧檄綰綸於其地者亦皆欣然樂為文獻之區而忘其荒遠則國家綦隆昌熾之化其曁及深矣新安金君以龍驤衛參軍擢貳全州諸交游咸謂君才譽望實中朝所共推轂全雖

號為州而聲華文物可當一大郡州倅體貌尊重非邑佐埒且新安至嶺西道里二千而遥非有鳥道九折之阻君膺峻擢領大郡又當國家破格用人之際安得以遐心視全乃君逡巡謝曰余籍諸君子而濫竽幕職又徼惠諸君子之左提右挈得無隕越而循資更進夫人臣事主一命皆恩東西南北惟君使今日之命於涯分已踰何敢以全而有遐心顧循髮自省精已銷亡恐不任吏事將解組歸新安何敢當諸君子之勸駕諸交游

聞君言或謂金君有才者也奈何不竟其用必薄全為儋耳或謂金君近有道者也以不用為用將借全為彭澤獨余交君久知君於兩者皆非君純心質行好為德而不欲自名事無不盡心而過自挹損慕義樂施竭蹷奔命而退然如不勝衣其為衛幕也拮据心力提衡衛事大司馬中丞直指無不知君故有兹擢君苟履全州視衛事不啻倍蓰君真心任事上之人日益知君則君之身日益無息肩之期故一旦翻然而謝事也庶幾乎

古者尊生知止之微指乎夫境濃而淡者聖也境淡而淡者賢也境方濃而能淡者賢之賢也余見纓緌之夫往往爭言丘壑而戀不能舍即身丘壑矣猶心懸魏闕若金君方進遽退將濃即淡可以風矣若謂金為邊徼絕遠則今日之長沙零陵固比於鄒魯者也君何敢薄金亦豈借金為名乎

送敬所周先生擢守平樂序　　顧憲成

以予觀於周大夫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大夫故有奇

質員今古之鑒而尤嗜學不已上自六經下至諸子百家雖夫棼猥錯雜若陳庭之隼防風氏之骨商羊之儛靡不能次第言之其有不合務為旁考曲證究其所以已著為説則疑者解昧者晰乖剌謬戾者一切得其指歸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諸塗也予受而讀之灑然異焉以為其用心之密如此於是從民部郎出守平樂大夫過予而論所守平樂者予則謂大夫固優之也昔孟子論政欲令民百畝穀五畝桑雞豚狗彘魚鼈罔或失

時其事至纖至悉而班固作漢書所稱述良二千石若龔黄諸人其人咸明通博茂比考其行事細及溝洫煩及米鹽粗及樹畜微及鈎鉏與夫鰥寡孤獨且為規畫區處曾不厭其屑屑也者而已之以故其吏治超焯古今鮮儷迹大夫之用心豈其以孟氏為迂以龔黄諸人為俗吏也微獨此而已大夫嘗七任矣一為庠再為邑一為郡三為部所至上安下獲聲績著聞乃今為二千石又何必釋是而他求也大夫晨起坐堂皇與其僚從容

議可否及諸所宜興所宜廢因是反而思曰吾曩者業佐郡矣已延見屬吏問民疾苦因是反而思曰吾曩者儼然而稱人師矣夫若是其知所以與之矣於乎樂乎何有乎乃諗於同署諸長曰若大夫者不亦信乎哉其優之也夫博古而傳於理之謂學通今而傳於事之謂政兩者大夫無弗豫也茲行也其必有令名矣

蒼梧郡守凌公奏績序　葉向高

凌公治蒼梧三年矣蒼梧之父老子弟聚族而談吾郡

僻在南服重山窮箐夷獠之所居征戍之所仰給百物財貨之所不至民疲於征繕卒困於侵漁兩造之待平者若於寃滯吏治茍且為日久矣自凌使君之來也而里無夜呼官無晝攫獄無宿繫伍無逋餉帑無漏扈胥吏無鴟張案牘無塵積期月而可三年有成梧民雖僻遠如在輦轂下矣如使君治郡功狀壅遏不章何以勸長吏而大庇民乎於是公之僚佐曁諸邑令長以父老子弟意請於司理林君屬余姻興業陳令乞不佞之一

言以揚勵公曰非太史先生言於公治行無當也余受牘而識之公之治郡也吏有奸輒論治金錢出納皆躬覈其籍筦庫者不得低昂獄卒或苛暴必痛繩之為謹擇長厚者使視囚飲食湯沐毋敢失聽訟無大小必得情有犯法而為死以逃者公從他訟鉤得之人以為神戍卒當受餉必先上簿按簿呼名一錢無所漏其潔廉惠愛約已而裕民嚴吏而寛民葢自昔史傳所載循良治績公皆有之乃其大者中貴人馮藉威靈視梧為外

帑將取盈焉其爪牙虎而冠耽耽茲土公諭中貴人以利害而裁其爪牙以法關市之贏課額之供所可委曲以奉中貴人者太守不敢愛若軍國常需封疆定賦尺寸不可失者太守不敢私中貴人無以難欲以事中公公不顧也粤之諸守吏恃公而强其父兄子弟恃公而無恐儆公則梧之帑立空脫巾之變可立待也公雖爲守而重於大吏所治雖止一郡而功德所被常旁及於他郡此則自昔循良未有如公者公今上計主爵者次

第治行必曰左璫之毒流遍海内粤以西何以能晏然若是公之功狀不益著哉子之論政曰安身取譽而霸主美其臣則曰不善事吾左右以求譽譽一也於民則公於左右則私要以民安身安如流水如神明如父母如膏雨譽將焉往公悃愊無華非好譽者然三年而頌聲四起何譽如之三年而當中貴之衝不少撓折何不善事左右如之天子神聖恩威不測楚璫肆虐棄之如腐鼠公亦烏庸事左右為乎公政成矣近而一郡遠而

全粤又遠而天下操是術也民安身安有餘裕矣始公
令南昌以忤貴勢徙他邑其不畏强禦類如此夫居今
之世治郡邑而欲稱賢守令非强項曷任哉非强項曷
任哉

送周仲先之粤西叅藩序　張燮

丹葵載傾慕迴光而終向青桐高引灑輕露以徐流忠
在遠而不忘道隨宜而輒効東西南北之惟命詎内外
以擇官出處語默之同心遥雲峰乎送客余友周仲先

氏道性天悠神姿霞朗扶桑耀景蔭成滋畹之蘭屈軼
當揩散作護門之草豸逢邪而善觸馬立仗以思鳴澧
政清嚴即善毀者不能汚君之品國章弘闡縱善梗者
無以竊君之權既乘驄之行行關中待命羌狎鷗之泛
泛海上忘機爰輟司直之南牀晉參中書之行省零陵
天盡占使星乎明巒灘水波長借王風乎被浦雖非善
地名山亦境内所豐雅號通才遥雲自掌中可化略稽
朝寄勉就官情驛路初悠夫旆旌行囊僅携乎圖籍唱

余和爾方深解袂之思眄岫瞻江小托後車之乘共紆徊而訪故燭短杯長齊蹀躞以搜幽徑深雲淺徐自閩乎徂粵漸適露而為霜勉鑄昌化以答昭明慎護瘴烟而勗光彩是所願申夫貧贈抑又倍駐乎離懷者矣君辨持非馬而養備木雞信孚豚魚而學窮豹鼠所居蒙潤久翔嬉乎春臺所部迎歡知帡幪乎夏屋逢人咨晝明鏡匪疲殉務經營善刀頻解佇圭社之茂錫上令召君毋金玉以有遐惠而好我

粤西文載卷五十